

洛城随想>>>

烂柯山寻梦

□李学良



这个传说,把人生的匆匆与天地的永恒,巧妙地糅合在了这个石洞里。

读罢郁达夫的《烂柯纪梦》,我顿生去烂柯山寻梦的想法。这时正好有几位外地的文友来新安,于是我们便商议去烂柯山寻梦。不过郁达夫先生笔下的是浙西的烂柯山,我们寻梦的则是新安的烂柯山。

我们先来到烂柯山前的洞真观。洞真观是元代皇家道观,建于元大德年间,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进入大门,只见古刹森然,翠柏参天,果然有仙风神韵。在三清殿东边的元代皇帝御碑前,一文友与观中老道谈经论道,滔滔不绝,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我们等他好久,不见他有告辞之意,就先行出门到洞真观南边的王乔洞游览。

我们走出大门转过一个弯儿,山腰处有一天然石洞,洞口有嘉靖丙申年(1536年)二月所立的“烂柯山真人王乔仙洞”石碑,洞顶还有一块“逢师一着”的横匾,这里即为晋代王乔成仙处。据南朝《述异记》记载:“晋时王质(即王乔)伐木至,见童子数人棋而歌,质因听之。俄顷,童子谓曰:‘何不去?’质起视,斧柯尽烂。”当地的传说则是王乔上山打柴,见两位仙翁在石洞中下棋,王乔看了一局棋,斧柄便烂了。“洞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”,这个传说,把人生的匆匆与天地的永恒,巧妙地糅合在了这个石洞里,也糅合成了世人无限向往的梦想。

进入石洞,初极狭窄,十几步后豁然开朗,当年的两位神仙就在这里下棋。想必神仙的棋局中也有虚虚实实的谋略,有真真假假的陷阱,有雷鸣电闪的变幻,有惊心动魄的厮杀。此时洞外的那片桃林则是花开正艳,生机盎然,真让人分不清洞里洞外,哪里是仙界,哪里是人间。

我忽然想起明代大画家徐渭在《王质烂柯图》上的题诗:“闲看数着烂樵柯,涧草山花一刹那。五百年来棋一局,仙家岁月也无多。”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神仙的时光也是飞快,一局棋五百年就过去了。如此想来,这神仙与凡人也无多大区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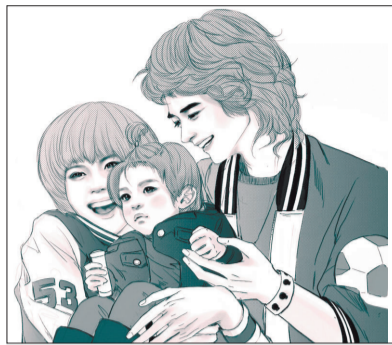
从王乔洞出来,我们站在山谷里,屏住呼吸,共同感受着山野的寂静。雨后的烂柯山白雾缭绕,空气清新,一阵清脆的泉水声从山沟里传来,泠泠作响,十分悦耳。这山中水声,如沁人心脾的仙乐,让我们既有超凡脱俗之感,又有心灵回归的喜悦。

沉浸在这奇山仙境中,不知不觉已夕阳西下。这时,朋友的手机里响起这样一首歌: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;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……”

这首《童年》是少年时的我最爱唱的歌。如今一局棋未完,人已到中年,30年的时光离我远去。抬头望望山下,来时乘坐的汽车还完好地停在那里。我不敢多想,赶紧上车打道回府。



情爱画廊>>>



这弥足珍贵的聊天时间,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聊天时间

□李翠娟

4岁半的儿子被我培养出早睡早起的好习惯,晚上8点刚过,他就吵着上床睡觉。

有一天,儿子刚钻进被窝,便歪着脑袋,骨碌碌转动着眼珠子对他爸爸说:“你别走啊!跟妈妈说说话。”

刚走到卧室门口的老公停下了脚步,回到床边坐下,笑呵呵地说:“儿子,现在是睡觉时间,说话影响你入睡呢!快闭上眼睛,准备做个好梦!”

儿子不依不饶:“我喜欢听你跟妈妈说话,你有多少天都没和妈妈好好说话了,这样很不好,你得改啊!”

我们俩都被儿子逗笑了。于是,他坐在床边开始和我东拉西扯,尽量找一些有趣的话题闲聊。

儿子躺在被窝里打起精神听我们聊天,10分钟后,他就睡着了。老公看了儿子一眼,站起身帮我掖了掖被子,说:“早点儿睡吧,我去忙一会儿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:“觉得没话跟我说了?”他一怔,随即苦笑:“我们天天守在一起,有多少话也都说尽了。”

我胡搅蛮缠:“我看你是对我厌烦了。”他皱眉:“你怎么会这么想?”

我说:“我给你算一算吧,你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上班,晚上7点多才回家,中间连个电话都不打。你回到家吃完饭,孩子就要上床睡了,我们一天能说几句话?不会超过10句吧?”

他沉默了一下,笑道:“你也知道,我不善言辞,工作上也就那回事儿,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我打蛇随棍上:“我可记得当年恋爱时,你挺能说的,我们曾一气儿聊了一整天,还如胶似漆的……”

他说:“那时候说的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,说一遍就够了,难道还要翻来覆去地说吗?”

我说:“老公,我其实只是想和你谈谈心。你心里有啥想法,我心里有什么苦闷,我们都不要藏在心里,都要说给对方知道。我们是两位一体的,是彼此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,这些话可都是你跟我说过的,我只是想和你交心,难道你不想吗?”

那晚,我和老公说了很久的话,自那天后,每晚睡前,他都会陪我聊天,要是哪天他忘了,儿子就会毫不客气地提醒他。儿子的提议是我授意的,没想到他能牢牢地记住。

这弥足珍贵的聊天时间,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生活手记>>>

枕边书

□杨红军



因为人书交融,彼此抚摸,用文字取暖,人生的意义便得到了彰显。

枕边书,说白了就是躺在床上读的书。我有一个习惯,就是常常把新买的书放在枕边,少则三五本,多则十几本。这不是刻意模仿古人“一窗明月半床书”的风雅,而是为了方便读取,也有自我提醒之意:多读点儿书!

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:“文章是案头山水,山水是地上文章。”照此类推,枕边书便是枕边山水。这山水青绿可人,有清风明月,亦有山涧溪流,莽莽苍苍,是阅不尽读不够的人生风景。每至寒夜,扭开台灯,倚枕斜卧,徜徉山水,妙不可言。在夜的静谧里,摩挲书页,咂摸滋味,感受书香,实为人生乐事。

我常把厚重难啃的大部头置于案头,这些书须正襟危坐来读。枕边书则轻松许多,不拘形式,随意自然。我的枕边书很杂:中国的,外国的;古典的,现代的;文学的,历史的;厚的,薄的。各种书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,伟人传记、明清小说和名家小品居多。这些书或清新雅致,或深邃隽永,感觉有作者的生命体温在其中。我比较喜欢沈从文、梁实秋、周作人、汪曾祺、季羡林等,读他们的作品,常觉大师们在耳提面命,常有拨云见日,醍醐灌顶之感,也时时有意想不到的惊喜,能感受到“读书随处净土,闭户即是深山”的无穷意趣。

读枕边书没有功利负担,累了,随手放下,酣然入梦;睡不着了,再随便翻翻,翻到哪里算哪里。若坚持每晚读一点儿,日积月累,集腋成裘,那就很可观。古人勤奋,认为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时之余也”,害怕时光从指缝中溜走。欧阳修恐怕是喜欢枕边书的鼻祖,他读书崇尚“三上”:马上,枕上,厕上。他的经验不现实也不足取,但其爱读书的精神值得学习。

时下,读书方式多元化,不少人喜欢上网读,以为方便快捷。可笔者觉得,快则快矣,少了书页的触感,读后即忘,难以持久。且临屏读书,坐久了,颈疼腰酸,眼睛干涩,有损健康,也不利于培养书卷气。有人把枕边书喻为闺蜜,贴切是贴切,但充满了脂粉气。枕边书是读书人心灵的港湾,是秘不示人的私房菜。因为人书交融,彼此抚摸,用文字取暖,人生的意义便得到了彰显。

最近,我迷上了笔记小说。千字左右,短小耐读。一册在手,吟味咀嚼,十分惬意。作家苏童曾说:“小说最好在灯下读,最好每天入睡前读一篇,玩味三五分钟。或者被感动,或者会心一笑,或者怅然如骨鲠在喉,如果读出这样的味道,说明这短暂的阅读时间都没浪费,培养这样的习惯,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。”笔者深以为然。